

中國通史綱要

下

中國通史綱要卷之下

目錄

- | | | |
|-------|-------------|-----|
| 第五十章 | 三藩之起滅 | 一四六 |
| 第五十一章 | 臺灣之興亡 | 一四八 |
| 第五十二章 | 清代之邊功(上) | 一五一 |
| 第五十三章 | 清代之邊功(下) | 一五六 |
| 第五十四章 | 清代政制之大概及其全盛 | 一六〇 |
| 第五十五章 | 清政之中衰 | 一六二 |
| 第五十六章 | 鴉片戰役之原因及其結果 | 一六四 |
| 第五十七章 | 太平天國之興亡 | 一六六 |
| 第五十八章 | 英法聯軍之因果 | 一七〇 |
| 第五十九章 | 俄羅斯在我東北之侵略 | 一七二 |

第六十章 捻苗回之役

二七四

第六十一章 咸同時代之內政與外交

二七六

第六十二章 慈禧之專政

一七八

第六十三章 新疆回亂與伊犁交涉

一七九

第六十四章 中法戰爭及其影響

一八二

第六十五章 中日戰爭之原因及其影響

一八六

第六十六章 中日戰後列強在中國之競爭

一九〇

第六十七章 戊戌變政

一九三

第六十八章 義和團事件與八國聯軍

一九七

第六十九章 日俄戰爭之因果

二〇一

第七十章 清末外力之交迫

二〇五

第七十一章 辛亥革命之因果

二〇八

第五十章

三藩之起滅

清之滅明，得力於漢奸者爲多。文臣則范文程爲首，開國之初，頗多籌策。武則經略洪承疇，以崇禎十四年兵敗松山，降清。孔有德耿仲明，本毛文龍部曲，文龍殺後，二人皆反，擾亂登州一帶。於崇禎六年爲明兵所敗，亦降於清。其後清兵取旅順，尙可喜復降。此四人者，皆亡明之張宏範也。崇禎十七年，北京破，吳三桂以愛妾爲李自成所取，以關外四城降清，導入山海關。清人於明末數入京東山東，而不能取北京者，以山海關爲之阻，終苦不利也。則清師之入關奠都，間接李自成使之，而直接實吳三桂之力也。清初入關，民情不熟，抗者四起，衣冠蓄髮，暫從明制，冀以消漢人仇視之心。然南都君臣，果有恢復之心，北京雖下，山左石與河南陝甘，猶可保也。抑使無漢奸助之，則形勢不熟，土宇寥闊，南渡偏安，或猶可襲東晉南宋之局也。清人於入北京後，封吳三桂爲平西王，使與孔有德等，分道討流賊。而別遣將定畿南及山東山西。其討流賊者，克潼關平陝西。將兵者除三桂有德等外，亦多漢人。已而令豫王多鐸移師江南，既入南京，乃令海內薙髮易衣冠。然南方地廣，殊難卽定，禁旅少尤不能遍及。於是招撫南方者，爲洪承疇，而降將以綠旗兵聽其指揮，且攻且撫，所至有功。如承疇之私通鄭芝龍，令福建撤兵利敵，其大焉者也。其後取四川者，爲吳三桂，取廣東者爲尙可喜耿仲明，取廣西者爲孔有德。乃以尙耿鎮廣東，孔鎮廣西，又其後移耿之子維茂鎮福建，以禦鄭氏。而雲南平定後，以吳三桂鎮之。蓋南中距京遼遠，視江漢又不同，不得不暫以降將鎮之也。南方既已略定，洪承疇率禁旅還京師，其時孔有德已前歿，無後，故世謂吳尙耿爲三藩。清人則以宏光（福王）隆武（唐王）永曆（桂王）爲前三藩，（三王皆明帝不可以藩目之）吳尙耿爲後三藩焉。尙耿二藩所屬各十五佐領，（一佐領三百人）綠旗兵各六七千，丁口各二萬。三桂藩屬五十三佐領，綠旗兵萬有二千，丁口計數萬。三藩中三桂功最高，兵最強，定陝定川定滇，取永歷於緬甸，又平水西土司安氏，四方

精兵猛將，多歸其部下。方其入滇之始，羽書旁午，中朝假以便宜，雲貴督撫咸受節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財戶部不得稽遲，其所除授號曰西選，西選之官遍天下。順治十七年，部臣奏計雲南省俸餉歲九百餘萬，除召還滿兵外，議裁綠營兵五份之二。三桂謂邊疆未靖，兵力難減，於是倡緬甸水西各役以自固。加以閩粵二藩運餉，歲需二千餘萬，近者輓輸不給，一切仰諸江南。緹則連章入告，既贏不復稽核，天下財賦平耗於三藩。於是內外多言其不法，而中朝則柔之以德。晉封親王，子尙公主。及康熙六年，三桂始以目疾疏辭總管，罷其除吏之權，而兵餉尙不貲。又自以功高，朝廷終不奪我滇，益固根蒂爲不可拔。踞桂王五華山舊宮爲藩府，增崇侈麗，盡括沐氏舊莊七百頃爲藩莊。通使達賴喇嘛，奏互市茶馬於北勝州，於是西蕃蒙古之馬，由西藏入滇者，歲千萬匹。假濬渠築城爲名，廣徵關市，權鹽井，開礦鼓鑄，潛積硝磺諸禁物。重斂土司金幣，厚自封殖，散財結士，人人得其死力。專制滇中十餘年，自練士馬製器械。水陸衝要遍置私人，各省提鎮多其心腹。子爲額駙，朝政纖悉，且夕飛報。而尙可喜老病，以兵事屬其子之信，以剛虐橫於粵。耿精忠（仲明孫維茂子）以稅斂暴於閩。皆爲三方患。方是時清聖祖玄燁親政數載，春秋日富，習知中外利害，與前代方鎮得失。而尙可喜（本遼人）適有歸老遼東留子鎮粵之請，蓋受制於其子之信，不得已用其客金光計，冀見上得自陳。時康熙十二年三月也。（民元前二三四九西紀一六七三）部議謂藩鎮無父去子繼例，遂令其盡撤藩兵回籍。三桂及耿精忠聞之不自安，亦於是年七月疏請撤兵，以探朝旨。聖祖敕廷臣議，皆主勿徙。惟戶部尙書米思翰，兵部尙書明珠，刑部尙書莫洛等，力請徙藩。命議政王貝勒大臣議之，仍持兩議。聖祖（時年甫冠）念藩鎮久握重兵，勢成尾大，非國家利。又三桂子，精忠諸弟，皆宿衛京師，諒無能爲變。特允其請，徙藩山海關外，命下三桂愕然，卽與其黨聚謀，陰勒士馬，禁遏郵傳，惟許入不許出。三桂使密召其子應熊於京師，應熊素謹愿，恩保富貴。知其父異志，日夜涕泣，不肯行。其尙主

所生子三人，亦留不遣，使者乃取其庶子世璠歸滇。三桂諒中朝諸將無足當己者，惟難於舉兵之名。欲立明後，以號召天下，則緬甸之役，無可自解。欲行至中原據腹心始舉事，復恐日久謀泄。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發兵反，移檄遠近，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爲周元年，蓄髮易衣冠旗幟皆白。據雲貴兩省，遣將分攻四川湖南。消息至京，舉朝震動，大學士額圖請誅建議撤藩者，不許，惟馳詔止閩粵兩藩勿撤。先遣將守常德岳州，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爲甯南靖寇大將軍，統師至荊州。而分遣將卒馳至西安中安慶州兗州。鄖陽汝甯南昌諸地聽調遣。又以滇蜀接壤，命西安將軍瓦爾喀率騎兵赴蜀，大學士莫洛經略陝西軍事。而三桂北攻之師連勝，取長沙岳州等郡。清之重兵，於十三年二月初已至荊州武昌，畏三桂勢盛不敢進。於是廣西四川及湖北之襄陽，同等響應，福建耿精忠亦反，數月而六省皆失。三桂將吳應麟布防岳州，及其附近一帶要地。清兵雲集荊州武昌宜昌諸郡，無敢渡江攖其鋒者。西藏達賴喇嘛奏言：三桂若窮蹙乞降，可宥其一死，倘竟猖獗，不若裂土罷兵。蓋三桂遣使諷達賴代己請，冀免其子孫之誅，欲如尉佗自帝一方。聖祖嚴斥不許，殺三桂子應熊及其長孫，命西洋人南懷仁多製輕便大礮，俾越山渡水，以利行軍之用。三桂以荆楚大兵扼其前，乃使其將分道一由長沙窺江西，一由四川窺陝西。窺江西者，入袁州陷萍鄉安福上高，與耿精忠之兵合，下三十餘城。陝西則於十三年冬，提督王輔臣攻莫洛殺之，附於三桂。至十四年，秦州蘭州鞏昌定邊靖邊臨洮慶陽綏德延安花馬池相繼下，輔臣自據平涼，使其黨分據各郡，於是隴右皆入其範圍。輔臣又煽甯夏兵抗清，而蒙古察哈爾等部，亦抗清以應三桂。時京師禁旅已無可遣，乃發滿洲家丁數萬，命大學士圖海攻蒙古，半載平之。十五年，復以圖海爲定遠大將軍，往蒞西師。既至，督諸將一戰，大敗輔臣軍於平涼城北，奪其虎山墩，斷賊餉道，俯瞰城中，以礮攻之，輔臣懼而降。聖祖敕圖海留陝，諸將暫緩進蜀，保守險要分賊勢，令大兵得專力湖南。此十四五年西路之形勢也。初三桂以王輔臣附己，欲由秦蜀取

中原。後以輔臣復附清，而安親王岳樂又率兵取建昌廣信饒州，於是清廷命岳樂趨長沙，而簡親王喇布移軍江西。是時三桂以兵七萬據岳州澧州諸水口，以拒荊州江北之師，以兵七萬據長沙萍鄉醴陵，以拒江西之師，其後三桂軍在江西者，漸轉敗勢，而靖南王耿精忠於十三年響應三桂，初與鄭成功子經及潮州總兵劉進忠狼狽相倚者，至十五年忽又交惡。經奪其漳泉汀仰諸府，遂爲清兵所乘。清兵由浙江江山，趨九龍山，復取常山，長驅入仙霞關，直抵延平，望風瓦解，精忠降。十六年福建清兵逐鄭經回廈門，盡得漳泉諸郡，劉進忠以潮州降，福建略定。精忠外廣東之平南王尚可喜，始終事清，請以次子之孝襲封，授之孝平南大將軍，而長子之信以討寇將軍協勦。十四年尚可喜封親王，而劉進忠與吳三桂將馬雄東西交通，廣東十郡失其四。可喜力不支，自陳老病，請江西大兵速援，未至而之信以兵守可喜府，而響應三桂。至十六年江西清軍漸得勢，可喜亦發憤死，於是之信亦悔，復降清。清軍入粵，取瓊雷高廉諸郡，廣東略定。至廣西孫延齡者，定南王孔有德之婿。康熙五年鎮廣西，轄定南藩部。十三年三桂反，延齡亦降焉。至十六年以傅宏烈之勸，密謀歸清，而吳三桂將吳世琮馬寶以十七年之初，下桂林，延齡被害。至十八年廣西巡撫傅宏烈與莽依圖合各軍復取桂林，且解南甯之圍，廣西略定。當十五年三桂既失陝西之援，十六年閩粵又歸清，於時清兵復略定江西。清廷命諸將專力湖南，時三桂年六十有七，連失大援，清兵雲集湘湖間，疆守日蹙。且軍興調發，財用耗竭，川湖賦稅不足供兵餉，恐四方見輕，情竭勢絀。乃思竊帝號自娛，其下亦爭勸進，以衡州當兵衝，自長沙徙都之。築壇南嶽之麓，康熙十七年三月朔，郊天卽位，改元昭武。改衡州爲定天府，置百官，封諸將，造新歷，舉雲貴川湖鄉試，號召遠近。殿瓦不及易黃，以漆髹之，構廬舍萬間爲朝房。適大風雨，潦草成禮而罷。初康熙十四年關陝之變，四萬騷動，清帝欲親征，駐荊州，就近調度。議政王大臣，以京師根本重地，車駕遠出，恐有謬言，奸宄竊發，固請止行。至是清帝慨諸軍曠日持久，復下親征之令。

王大臣復以賊勢日蹙無勞遠出爲言，清帝猶未決。會聞三桂諸將悉銳偪距衡州百餘里爲其門戶之永興，凡二十日，殆將破矣。八月二十一日忽拔營去。則三桂已死，諸將皆召赴衡州。於是始罷親征之儀。初三桂舉兵，諸將或言宜疾行渡江，全師北向。或言直下金陵，扼長淮，絕南北運道。或言宜出巴蜀，據關中，塞穀函自固。三桂年老更事多，欲出萬全，不肯棄滇黔根本。初得湖南，卽下令諸將，毋得過江，以爲事縱不成，可畫長江而國。故用兵數載，未嘗長驅東北。及大兵四合，境蹙身死，諸將聚謀，不知所出。夏國貴復倡棄滇之議，謂爲今日計，有進死，無退生，宜舍湖南不顧，北向而爭天下。一陸軍出荆襄合蜀兵，直趨河南。一水軍下武昌，掠舟艦順撼江左。諸將俱重棄滇，馬寶首梗議。蓋諸將知是時南北俱已戒嚴，六兵鼓行隨其前後，縱冒死衝突，無能爲也。十月世璠自滇至衡，始發喪嗣位，改元洪化，迎喪還滇，十八年正月，清兵取岳州。守常德長沙者，皆棄城焚掠遁。清安親王由長沙進衡州，吳國貴夏國相等亦遁。於是三道出師，期一舉平之。其由湖南入黔滇者，十九年，克辰州沅州，十月大軍趨貴陽，吳世璠奔雲南。十一月復遵義安順石阡都勻思南等府，二十年正月，貴州盡復，進軍雲南。其由桂入滇者，十八年吳世琮敗死廣西，貝子賴塔由甯甯進雲南，連敗敵軍。其由川入滇者。以提督趙良棟王進寶自任取蜀，十八年十月兩路出師，十九年正月下成都，又取夔州重慶等地，四川略定。乃令王進寶鎮四川，趙良棟統川師進擣。二十年二月，楚桂大軍會於曲靖，（雲南省城）世璠死守五華山宮城，數月未下。清軍降其旁縣，世璠撤規蜀之兵回救，中途悉爲趙良棟所敗。九月良棟至滇，合諸軍圍城數重，斷其接濟。十月城中食盡，世璠自殺。夏國相馬寶函世璠首降，析三桂骸骨頌示海內，雲貴川湖地悉定。

第五十一章

臺灣之興亡

鄭芝龍之通清也，其子成功力諫，不聽。清兵挾芝龍北去，成功焚秀才衣冠，哭於文廟，起兵抗

清，占領廈門，是爲順治三年秋間事。（民元前二六六西紀一六四六）先是三年廈，清兵定浙東，明監國魯王以海航海去。張名振以舟師從。先至舟山，守將黃斌卿不納。舟山在甯波海中亘百餘里，越王勾踐欲徙夫差於甬東，卽其地也。適鄭彩鄭聯以舟師來會，奉之入閩，次廈門。而成功受隆武厚恩，仍稱其年號。於海上其兵最強，以唐魯舊黨，不願奉之，乃改次長垣。其浙中遣臣錢肅樂張肯堂……等，或有兵，或無兵，先後奔附。五年夏，張名振迎魯王復入浙，是爲浙海之義師。福建則鄭彩軍金門，鄭聯軍廈門，與鄭成功犄角，是爲閩海之義師。於時隆武初沒，人心思明，聞鄭氏起，多騷動。順治四年，建甯邵武興化福甯三府一州，及漳浦海澄連江長樂等二十七縣，皆歸鄭氏。五年廈各郡邑先後復歸於清。七年鄭成功奮鄭彩鄭聯之兵，遣使朝永曆於湖南，受封延平郡公。於是浙師盡并於張名振，閩師盡并於鄭成功。東南海上之抗清者，皆聽其號令。己而名振所部有降清者，泄其虛實。於是清浙閩總督陳錦等，以順治八年，乘名振率魯王擣吳淞之便，由四明渡海破舟山。名振聞警回救，則已無及，乃率魯王赴廈門，去監國號爲寓公。而成功在閩，復乘清兵攻舟山之隙，大舉侵沿海。初芝龍出入海中，每一商船例入金三千，不得鄭氏旗，不能行也。及隆武時，又以練餉爲名，閩粵三省正供外，捐輸百萬盡歸鄭氏，故富敵國，皆積安平鎮。清福建巡撫張學聖等，謀乘成功之出，擣安平巢穴，攫其貲。成功還怒，以索償爲名，連破同安漳浦南安平和海澄長泰等縣，進圍漳州七閱月。九年，總督陳錦都統金礪先後赴援均不利，錦爲家奴刺死。而張名振張煌言亦屢以餘軍入長江，登金山燕子磯，遙祭孝陵，掠戰艘於吳淞口。時成功始終爲隆武，二張始終爲魯王，所奉不同，而其交益睦。時明遺臣義旅漸亡，獨兩軍犄角海上，而成功尤雄。順治十年，清廷下令招撫。芝龍鴻達皆封侯伯，成功封海澄公，令芝龍少子世忠持芝龍書，招之。芝豹彩聯等皆降，獨成功不受。張名振歿，以軍付張煌言，亦屢拒李率泰郎廷佐之招。是冬成功乘機登岸措餉，掠福州興化諸府。十一年，下同安南安等邑

復破舟山據之。十二年成功進溫台，還攻甯德，殺守將，間遣使告捷於明桂王。十三年將北伐，留其將黃梧守海澄。梧以成功用法嚴，曾以揭陽之敗，斬大將蘇茂，遂懼而降清。清封梧海澄公，守漳州。清入中原，漢人封公侯伯絕少，而待成功降將如此。蓋重視成功，即以其人治之。猶之用洪吳耿尙等，經營南方也。梧陳防海五策，一屯沿海以堵登岸，二造小舟以圖中左，（卽廈門）三清叛產以裕招徠，四鋤奸商以絕接濟，五剗僞墳以泄衆憤。十四年永歷遣使自雲南航海，進封成功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成功分所部爲七十二鎮，設六官理事，假永歷號，便宜封拜。遂議大舉北上，戈船之士十七萬，以五萬習水戰，以五萬習騎射，五萬習步擊。以萬人來往策應，又有鐵人萬，披鐵甲，繪采碧彪文，峙陣前，專斫馬足，矢銳不能入。時張名振已死，張煌言代領其軍爲嚮導。抵浙下溫州台州，師次羊山，忽颶發，挾雷電，水起立，碎巨艦數十，漂沒士卒數千，成功乃旋師。是年成功將施琅復降清，授副將。成功聞清兵三路攻永歷於雲貴，乃大舉北伐江南，以圖牽制。十六年六月，由崇明入江，斷金焦二山江中鐵鎖，破瓜州，圍鎮江，攻北固山，遂入鎮江城，盡下其屬邑。部將甘輝，請取揚州斷山東之師，據京口斷兩浙之漕，嚴扼咽喉，號召各郡，南畿可不戰自困。成功不聽，七月直薄金陵，謁孝陵。而煌言別領所部由蕪湖進取徽甯諸路。時江甯重兵移攻雲貴，大半西上，城中守備空虛。松江提督馬寶，通款成功，擁兵觀望。成功移檄遠近，太平甯國池州徽州廣德無爲和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望風納款。維揚常蘇，旦夕待變，東南大震。而兩江總督卽廷佐伴通款以緩成功之攻，成功接兵饑鳳門外，依山爲營，連亘數里，赴援中之崇明總兵梁化鳳，親率勁騎五百出神策門，襲破一營以作士氣。次日大出師，由儀鳳鍾阜二門，以三路攻其前，而騎兵繞出山後夾攻。成功令甘輝守營，而自出江上調舟帥。諸營見山上塵蓋不動，不敢退，又未嘗號令，不暇相救，遂大潰，甘輝被執死。化鳳復遣兵燒成功艘五百餘，成功遂以餘艦揚帆出海。而煌言軍亦戰敗，走徽甯山中，出錢唐入海。十七

年永曆及李定國走緬甸，雲貴亦歸于清，清遣靖南王耿繼茂自廣東移鎮福建。成功崎嶇海上十餘載，進取無成，乃謀取臺灣爲根據地。臺灣者巨閩海中，袤二千八百里，衡五百里。與福興泉漳四府相直，距澎湖約二百里，廈門約五百里。其地大於琉球，埒于呂宋。自鄭氏以前，中國人無至其地者，皆生番據之。隋大業中，虎賁將陳稜一至澎湖，東向望洋而反。宋史謂澎湖東有毗舍那國，卽其他也。元置巡司于澎湖，明初廢之。嘉靖中，海賊林道竄據台灣，爲琉球人所逐。天啓中日本倭逐琉球而踞之。荷蘭紅毛夷求香山求澎湖于中國而不得，乃以重幣暗求臺灣一互市地，旋傳播天主教，又逐日本倭而有之，至是遂爲成功所據。成功父之龍泉州人，初附倭家于臺。倭敗去，芝龍以其人衆舟楫橫于海。崇禎中，巡撫沈猶龍招降之，屢平劇盜，積官至都督同知。會閩大旱，芝龍言于巡撫熊文燦，以舶徙饑民數萬至臺灣。人給三金一牛，使墾島荒，漸成邑聚。時芝龍已去臺灣，惟荷蘭夷二千踞城中，流民數萬，散屯城外。荷蘭專治市舶，不歛田賦，與流民耦俱無猜。鴻荒甫闢，十膏墳盈，一歲三熟，厥田惟上上，漳泉之人赴之如歸市。至成功謀取臺灣時，荷蘭二城已置揆一王守之，與南洋呂宋占城諸國互市，漸成都會。適其主會計之臣，負帑二十萬，恐發覺無以償，乃走投成功，請爲兵嚮導。成功覽其地圖歎曰：此亦海外之挾餘也。十八年先以百艘泊澎湖，進圖鹿耳門。門外響有淺沙數十里，海舟不能近岸，紅毛夷又沈大艘塞港口。及是潮驟漲丈餘，數百艘倏抵岸，紅毛倉卒不支，遂克赤嵌城，進壁玉城。其城亂石疊砌，火燬成灰，融爲石城，堅凝不受礮，半載不下，乃塞其水源困之。且與約曰：予我先人故土者，子女玉帛任爾所之。解圍退三舍，荷蘭乃以大船遷國。成功既有臺灣，與金廈二島相犄角。又禮處士陳永華爲謀主，關屯墾，修戰械，制法律，定職官，興學校，起池館，以待故明宗室遺老之來歸者。以赤嵌城爲承天府，置天興萬年二縣，招徠漳泉惠潮之民，築萊日關。是年清殺鄭芝龍及鄭氏之在京者，令沿海居民三十里界外盡徙內地，禁漁舟商舟出海，蓋用堅壁清野之策。

以防成功也。然民戀生計，脅於嚴刑，多不願。張煌言始成功書曰：棄此十數萬生靈不收而爭夷島乎？且苟安一隅，將來金廈兩門亦不可守。而成功方得臺灣，虞紅夷外闕，不暇內渡。順治十八年，清世祖歿。（世祖憤於太后與攝政王合居之事，年事既長，頗沉迷於女色。最愛董鄂妃，或日冒辟疆姬董小宛，而冒氏後人，堅不肯承。鄂妃歿，世祖入山西五臺山之清涼山，削髮爲僧。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及無名氏雙成明說影徘徊，玉作屏風壁作臺，薤露凋零千里草，清涼山下六龍來，卽指其事。相傳清康熙帝每至清涼山，輒屏左右，入密室，與一老僧促膝深讀，久久乃出，亦爲此歎。）子玄燁立，改元康熙，是爲清聖祖。康熙元年，成功卒，年三十有九。長子經守廈門，入臺嗣立。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貽書招經，經請如琉球朝鮮例，不登岸，不薙髮，不易衣冠，不報。是年監國魯王亦歿於臺，明年永曆亦亡，而經猶奉其永曆之號。三年繼茂率秦施琅黃梧等進兵，並檄荷蘭夾板船會勦，取金廈兩島，降其衆萬有八千，經遁歸臺灣。而浙督趙廷臣，亦禽張煌言於南田之懸山巖島。有貽詩者，未有「此行算作黃冠想，靜聽先生正氣歌」之語。煌言至杭州，卒慷慨盡節焉。自是沿海之義軍盡矣。其謀抗清與明者，除鄭經外，大抵皆內地之文人。祇有阮遯深山，長作遺民而已，未能有所爲也。然是時鄭氏衰弱不敢發兵攻取，康熙七年，詔明珠蔡毓榮赴漳招諭，經仍以海外琉球朝鮮例爲詞。至十三年而三藩起，耿精忠（繼茂之子）告援於鄭氏，許以漳泉二府給之。臺中大喜，亟渡海而西，與耿氏合從。精忠旋悔，不踐割漳泉之約。閩中故多鄭氏舊部，海澄鎮總兵趙得勝，與其屬劉國軒，廣東潮州總兵劉進忠，皆降於經。于是經自取泉取漳取潮，耿尙皆訴於吳三桂。三桂尙之信割惠州與經盟，申畫疆界，然不獲成。乘耿氏與清兵抗，旋尾其後取汀州，運臺米內渡濟師。精忠前後受敵，十五年乃復降清，導清兵攻鄭氏。十六年清兵復取漳泉邵武興化，惠潮亦歸清，經遁入廈門。十七年春，鄭氏復出沿海，連下城堡十餘。清廷詔復遷沿海居民，畫界如舊。十八年經將劉國軒等分道入閩，

圍清大軍於海澄，提督都統以下官，并官軍三萬餘，悉殲焉。乘勝下漳平長泰同安，略取南安惠安安谿永春德化諸邑，且斷漳州之江東橋，及泉州之萬安橋，以拒清軍。清康熙王駐軍福州不敢救，相持一年不決。時吳三桂已死於湖南，清水師破岳州，水師提督萬正色督戰艘二百由海赴閩，與姚啓聖新修戰艘三百相合，配兵三萬。啓聖復縱反間離鄭氏黨與，降者甚多。於是連戰連勝，水陸並徇廈門，鄭經及國軒等，遂棄金廈二島歸台灣。十九年春夏事也。清康熙王歸，貝子賴塔守金廈二島，與經書曰：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臺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闢荆榛，且瞻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合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識時，必不復思噓己灰之焰，毒瘡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入貢亦可也。以台灣爲箕子之朝鮮，爲徐市之日本，於世無患，與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塗炭。惟足下圖之。經報書請如約，惟欲留海澄爲互市公所。姚啓聖不可，議逐格。蓋啓聖欲滅鄭氏以立奇功也。二十年，姚啓聖與興祚疏請聽沿海民展界復業，從之。初閩人當成功世，內輸官賦，外應鄭餉，十室九匱。及耿鄭交起，殺掠所至，不知誰兵。閩中駐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將軍部統以下，各開幕府。所將皆禁旅，居民居，食民食，役其丁壯，而漁其婦女。又遷沿海之界，流離內徙，而是始得息肩。其驅掠而北者尙數萬，姚啓聖請康熙王下令禁之。且捐金贖還者二萬。啓聖在閩，靡財如河沙，耳目遍海島，官帑不足，則回易貿遷以濟之。前後揮霍百萬，鄭經事無不知之。會經歿，其子克壑長而才，然乳婢出也。經用陳永華言，令其監國。禮賢恤下，謹法令，物望歸之。而羣小憚其明察，經諸弟亦不利其立也。侍衛馮錫範先以計罷陳永華兵柄，永華鬱鬱死，克壑失助。時成功妻董氏尙存，復入閒言，遂襲殺克壑而立次子克塽，襲延平王，幼弱不敢蒞事，凡事皆決於錫範。於是鄭氏遂敗。二十年，姚啓聖奏

鄭經死，子少國內亂，時不可失，水師施琅習海道可用。內閣學士閩人李光地奏亦同。二十二年將出師，施琅謂澎湖不破，臺灣無取理。澎湖失則臺灣不攻自潰。請以戰艦三百，水師二萬，獨討賊，而督臣（姚啓聖）留廈門濟餉。從之。時劉國軒守澎湖甚嚴，琅衝其圍破之，乘勝進臺灣。至鹿耳門，膠淺不得入。泊海中十有二日，潮不至，忽大霧潮高丈餘，舟師浮而入。鄭氏皆賦曰：先王得臺灣，鹿耳門漲，今復然，天也。七月遣使議降，施琅姚啓聖奏聞。八月敕至，於是國軒及馮錫範以鄭克塽降。籍土地戶口府庫軍實以獻，台灣遂爲清所有。時康熙二十二年秋也。（鄭氏稱永曆三十八年民元前二二九西紀一六八三）鄭氏自成功傳三世，凡三十有八年。至是明之名實俱亡矣。方鄭氏之初平也，廷議以其孤懸海外易藪賊，欲棄之，專守澎湖。施琅以爲天下東南形勢，在海而不在陸，陸之爲患有形，海之藪奸莫測。台灣雖一島，實腹地數省之屏蔽。棄之，不歸番不歸賊，而必歸於荷蘭。（下略）於是置台灣府，旋改兵備道，稱海外重鎮焉。

第五十二章

清代之邊功（上）

清之未得明也，已得朝鮮蒙古。（內蒙古）朝鮮，禹貢青州逾海之地，舜割爲營州，周封箕子，本中國地也，與遼甯省僅界鴨綠一江。當明兵大舉攻滿洲之時，（明萬曆四十七年滿洲太祖天命四年民元前二九三西紀一六一九）清兵逼其國都，朝鮮王李倧始乞和，約爲兄弟之國。後清徵朝鮮兵船攻明諸島，倧不聽，徵糧亦不從。崇禎九年，（清太宗天聰十年是年四月改滿洲國號爲清）改元崇德元年即民元前二七六西紀一六三六）朝鮮使者使清，朝賀不拜，令送質子，復不報。是時清已巨蒙古，破明軍，無內顧憂，遂分道攻朝鮮。合軍圍李倧於南漢山城，國中天險也。朝鮮遣使告急於明，並檄國中諸道勤王，欲固守以待外援。時明方急流寇，不暇卹隣，登萊總兵陳洪範，舟師出海，守風不敢渡。國中東南諸道援兵，相繼奔潰。西北援兵，逗留峽內不進。城中食

且盡。清軍四路并出，分略諸道，如震霆烈燄。侂乃稱臣乞和，是爲崇禎十年事也。（清崇德二年民元前二七五西紀一六三七）朝鮮自此事清，然猶心乎明室。越八年，清兵入北京，奏捷盛京，頒示朝鮮蒙古，朝鮮遂亦不得不安於事清矣。

明之中葉，元裔由漠北入漠南，於是邊防復棘。且其根柯盤固，支條蔓延，爲今蒙古各部汗王，環處大漠。故清高宗言：三代以後，惟元太祖裔，至今不絕云。最其部類，大分有四。曰漠南內蒙古，曰漠北外蒙古，曰漠西厄魯特蒙古，曰青海蒙古。四部中，漠南內蒙古，接壤滿洲；歸服最先。至康熙初而漠北喀爾喀三部內款，及親征準噶爾而青海諸部來庭，於是三大部蒙古皆混爲一家。惟漠西厄魯特特其荒遠，與清抗衡，至乾隆中始夷其疆域，空其部落焉。漠南漠北二部，大半出元太祖之後，清帝室世與爲婚姻，以維繫之。其西海則元之旁友，西域則元之臣僕也。

內札薩克蒙古六盟，今熱河察哈爾綏遠地。當清太祖時，對於內蒙古，與科爾沁盟好，而與插漢（察哈爾）構釁。插漢部者，元之嫡裔大宗也。初順帝北歸和林，連易五主，始去國號稱韃靼可汗，皆在洪武之世。至景泰以後，世以小王子稱，正德中小王子尤強，並青海及烏斯藏，（卽西藏）控弦十餘萬。嘉靖中稍厭兵，徙幕遼東邊外稱土蠻，而分諸部落留西北邊。其時邊防皆急河套青海，及俺答封，西陲奠，於是東部土蠻小王子裔數入寇。邊患又中於薊遼。故明世邊寇，曰河套部，河西部，河東部，西則今青海蒙古；東則今內札薩克蒙古，套則今阿拉山（卽賀蘭山）及爾多斯蒙古也。至西厄魯特則衛拉特（瓦剌）托歡（脫歡）額森（也先）之裔，明中葉後罕入寇。而北部喀爾喀蒙古隔於大漠，終明世不見於史云。萬曆中，清勢漸盛，明人思用東部插漢小王子，（卽察哈爾）欲以敵清。而要挾歲賞，終無成效。末年林丹汗士馬強盛，橫行漠南。萬曆四十七年，（滿洲太祖天命四年）以書致滿洲，稱統領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圖魯青吉斯汗，致書水濱三萬衆滿洲國主。且恃其墟前，馮陵諸部，諸部先後歸清，請師援救。崇禎七年（滿洲太

宗天聰八年）六月，滿洲盡徵蒙古各部兵攻察哈爾。時遼河夏漲，晝夜冒潦，出其不意，逾內興安嶺千三百里，至其庭。林丹汗謀拒戰，而所部解體。遂率十餘萬衆由歸化城渡河西奔，沿途離散十之七八，林丹汗竄青海之大草灘。清軍至歸化城，收其部落數萬而還。明年，其子額哲率所部奉傳國璽降清，封親王，位冠四十九旗貝勒之上。其衆編旗安置義州，內蒙古遂全歸於滿洲。瀚海絕地中央，莽亘數千里。漢唐兵力盛時，或能有漠南，從無兼有漠北者。有元一代，始以和林，終以和林。和林者，大漠之北，杭愛山之南，鄂爾坤之西北。回紇舊建牙之所，自古北匈奴所庭也，爲潮海王氣之區。故元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者，留牧其地，苗裔亦獨盛他部。其子十有一，分徙漠南者，旣爲敖漠等九部之祖。其季子格呼森扎齊爾留故土，又爲喀爾喀各部之祖。清太宗旣平漠南插漢部，遣使宣捷於喀爾喀。喀爾喀來聘，且請絕明市，致九白之貢焉。（歲獻白蛇一白馬八）初喀爾喀世雄漠北，及中葉專佞喇嘛，習梵唄，懈武事，又部族嗜酒，自相陵蔑，遂爲厄魯特覬覦。清聖祖康熙二十七年，（民元前二二四西紀一六八八）噶爾丹大舉入其庭，再戰再北。三部落（土謝圖汗及右翼車臣汗左翼札薩克圖汗）數十萬衆瓦解，先後東奔。或議令四十九旗蒙古攘取之，清帝不忍乘其厄。三十年駕出塞外受其朝，大會閱於多倫泊，即元上都地也。於是分爲三十旗，割內蒙古水草地，俾遊牧近邊，仍留其汗號與內札薩克各旗同列。噶爾丹旣并其地，遂沿克魯倫河南牧，犯近塞。清帝再親征，殄噶爾丹而反喀爾喀於漠北，加封有功諸台吉，增編爲五十五旗，自是外蒙古服屬於清。清世宗雍正九年，以策凌有奮擊準噶爾功，又增賽音諾顏部，授札薩克，分轄各旗，併前三部爲四部，卽四盟也。共七十四旗，乾隆中增至八十二旗。建城烏里雅蘇臺及科布多，駐定邊左副將軍及參贊大臣鎮撫之。凡外札薩克之兵，各統以將軍大臣。喀爾喀四部之兵，統於定邊左副將軍。杜爾伯特，新土爾扈特，和碩特之兵，統於科布多參贊大臣。有事聽將軍大臣奏調，視內札薩克之兵，卽統於各部汗王者不同。（舊土爾扈

特和碩特之兵，統於伊犁將軍，青海各部之兵，統於西甯辦事大臣，有事亦聽將軍大臣奏調。而定邊左副將軍，節制四汗八十二旗，及金山天山間烏梁海等數十部，爲邊外第一重鎮。（策凌隸土謝圖汗所屬賽音諾顏旗，世牧鄂爾坤河之北，連年從軍，習漠北山川險易，憤喀爾喀爲準夷凌藉，銳自磨厲，練猛士千，隸帳下爲親兵，又以準賊恃馳突，而喀爾喀無紀律節制，每游獵及止營，皆以陣法部勒，萬衆森嚴如對壘，由是賽音諾顏一軍雄漠北，其後於雍正九年十一年間，再挫準部之兵，初準部欺喀部兵不競，屢闖其庭，如入無人之境，至是始不敢窺塞，雍正末準部請和議界，策凌力主以額爾齊斯河及阿爾泰山爲界，準部初不許，而策凌堅持之，卒從所議，至乾隆初年而界定，於是喀爾喀西陲拓地千餘里，策凌之力也。）

青海今爲行省，古西海郡，在西甯府西三百餘里。羣山繞之，瀦而不流。其地西回疆，南衛藏，北玉關，袤延二千餘里，本漢時鮮水諸羌也。唐以前爲吐谷渾，唐末并入吐蕃，於是崇佛成俗，始隸於衛藏。明置西甯河州諸衛，領以番酋，授以國師禪師之號，不相統屬，以渙其勢。其後一并於套酋俺答，再并於厄魯特固始汗，（一作顧實汗）於是始變爲蒙古。和碩特者，舊本四厄魯特之一也。準噶爾治伊犁，杜爾伯特治額爾齊斯河，土爾扈特治雅爾，（即塔爾巴哈臺地）而和碩特自烏魯木齊徙治青海。又以兵入藏，滅藏巴汗，而有其喀木之地。清太宗崇德中，固始汗強盛，遣使自塞外通貢，並請發幣存問達賴喇嘛，是爲青海通清之始。康熙初，屢欲內侵，十四年王輔臣約犯河西，皆奉達賴喇嘛檄諭而止，蓋於中國尙僅羈縻也。三十五年，清帝親征噶爾丹，三十六年，清帝視師甯夏，命使宣諭青海。青海諸台吉約四月朝行在，詔秋後入覲京師。十二月，大閱玉泉山，陳軍容以示之。分封親王貝勒子公爵有差，自後青海始爲近藩。及雍正元年，平羅卜藏丹津之叛，于是令土爾扈特……等旗，皆各自爲部，不得復屬和碩特，以分厄魯特之勢。又不設盟長，以西甯辦事大臣蒞盟。自後青海始同內地，漸削弱矣。